

那些植物教我的事

鐘詩文¹

第一堂課：臺灣地榆—有時適當蒐集個體加以保種，也是無奈的必須

臺灣地榆 *Sanguisorba officinalis* var. *longifolia*

它曾被記錄在臺北的乾溝及桃園的楊梅、大園及中壢。存在臺灣各標本館野採的臺灣地榆標本並不多，大約就只有11號，採集日期大都集中在1910~1932年的日治時期，到了1995年及1999年，中研院彭鏡毅老師增加了二筆來自楊梅鎮的標本紀錄。從這些採集歷

史中透露了一些端倪，那就是它在臺灣的數量本來就不多，且族群數量快速地降低。根據我們多年的調查，其目前僅倖存在楊梅一帶的淺山中，而且岌岌可危，隨時都可能在臺灣土地上消失。它的根及根莖是中醫醫典的草藥，具有涼血止血，瀉火斂瘡的功效，所以有三份的標本採自民間栽植，而網路上並不難找到臺灣地榆的照片，其實這大部分的照片皆來自藥用栽培的植株。採集自野地的臺灣地榆，栽培多年，我們發現其有自花不稔的特性，通常單株的情況下很不容易看到結



野生的臺灣地榆，在野外已難以再被發現。



臺灣地榆，具四片花瓣狀的萼片及緊密狀的紅色穗狀花序為其主要的辨識特徵。

¹ 林業試驗所・植物園組

果，因此很難收穫種子，繁殖更多的子代。

2010年2月，我跟許天銓循著10年前彭老師的採集紀錄，來到了標本標籤所記載的揚昇高爾夫球場區域，遍尋不著其蹤影下，只好轉往對面秀才里的小山坡，就在此區的山坡小徑上看到了正值開花的臺灣地榆！10年後的現在，我們又重回臺灣地榆的原生地，植被已與昔日有很大的差異，荒草萋萋，臺灣地榆不敵強勢的雜草，早已失去了生長及發展的空間，一株都沒找到，沒有人知道它們在這塊土地上能還續存多久！

彭鏡毅老師的1995年的採集標籤上，記載著：「這植物零星地長在沒有人注意的草叢中，周遭被公寓及垃圾場所包圍；在臺灣是一種稀有的植物」。地點載錄為桃園楊梅區新榮路223巷附近，如今重回此區域，僅見房子林立及芒草叢生，彭鏡毅老師25年前看見的臺灣地榆，早已杳無蹤跡，只能用一份標本懷想。這數十年來，臺灣西部低海拔的荒地或綠地，快速地被許多開發建設所置換，無數的植物因此而消失，這一案例就是最好的控訴。也許，生物保育最好的方法是保護住其棲地，但很不幸地，目前臺灣存在許多難以預料的開發建設，有時適當蒐集個體加以保種，也是無奈的必須。

第二堂課：水社野牡丹——在來得及的時候，為它們留下一粒種子吧！

水社野牡丹 *Melastoma kudoii*

昭和四年(1929年)九月，佐佐木舜一與臺北帝大的工藤祐舜博士，花了一週的時間在日月潭從事植物調查。那時，日本臺灣電力

株式會社，正準備興建日月潭發電工程，也開始了日月潭週邊住戶遷移的作業，準備動工引水入山谷造潭，這裏的森林將被沒入水中六十尺，在植物還沒有淹入水中之前，他們兩個人來到了水社從事植物調查。

在那次的調查裏，發現了許多的稀有植物，其中有野牡丹科的植物——水社野牡丹及闊葉金錦香，這兩種植物因生育地消失後，再沒有人記錄過它們。在2006年夏天一個早晨，我們為了找一稀有的野生蘭，來到了一個有滲水的草坡，在那一個偌大的開闊的草地上，長了許多紅皮書的植物，在讚嘆這一棲地宛若植物庇護所時，看見一牡丹科的植物，那氣質與常見的野牡丹截然不同，那一刻我們知道終於遇見了消失已久的植物——水社野牡丹。檢閱1929年時水社野牡丹的模式標本，發現採集地點為：向山~日月潭，跟90年後我們找到植株的地點幾乎相若，只不過當時的草叢濕地及浮島，如今改變成一大湖水，而浮島早已消沉不見。佐佐木舜一在原始文獻上寫著：「這植物長在沼澤的浮島上」但那浮島早已沒入水下，水社野牡丹只好苟活在這一片滲水的草坡上。

在1922年那一個9月，佐佐木舜一在這即將沒入水中的水社地區，也發現了許多其他稀有的紅皮書植物，如線葉藻、水社扁莎、華湖瓜草、蘇鐵蕨、桃園草、睡蓮、芡、闊葉金錦香及明潭羊耳蒜。其中的睡蓮、芡、闊葉金錦香及明潭羊耳蒜在臺灣已無確實的野外紀錄，有可能已經野外滅絕了。我們採集了水社野牡丹的植株，並繁殖了若干的苗木，試圖讓它與明潭羊耳蒜有不同的命運。同樣身為浮島上的住民，也同樣在那一天被



水社野牡丹，日治時期因蓋日月潭水庫，而使得原生於浮島上的水社野牡丹失去了生存的空間。

發現，明潭羊耳蒜，不幸地，我們來不及為它留下一棵種子，不見了。但水社野牡丹，在我們在來得及的時候，為它留下了一粒種子，我們想讓它被看見。

第三堂課：澤芹—植物的消失速度，遠遠地超過你的想像

澤芹 *Sium suave*

澤芹又叫做細葉餘零子人參，在中彰海線一帶是早期僻鄉之地割取飼養家畜的植物，而它也是臺灣早期民間的藥用植物，用於感冒頭痛，在鹿港一帶則用於高血壓之療治。可能它是藥用植物或是具有園藝潛力價

值，人們可以在網路上輕易地搜尋到它的照片，或偶爾在人工生態水池中看到它的植株，但其實它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剩下多少棲地或族群。

它在臺灣的標本紀錄始於1911年，由藤黑與三郎在臺中廳大肚所採到，一直到1960~1978年才又有三筆零星採集紀錄(高木村於福興鄉、Yen於清水及Ou & 高木村於鹿港)。近年來僅有2001年，林春吉於臺中市的一份標本及2002年許再文的芳苑鄉新寶的標本。從這些標本資訊可以看出它集中分布中彰的沿海鄉鎮，如大肚、清水、鹿港及芳苑；標本標籤載述的生育地為溪床、溝渠、水邊，顯然它是一個嗜水的濕地植物。其中高木村

技正為了採集澤芹，往返福興及鹿港共三次，他為何如此重視這植物呢？他本身有在鑽研青草藥學，也許它是藥用植物，所以特別去關注它嗎？抑或它特別鍾情繖形科的研究，為了撰寫植物誌的繖形科而特別去觀察它嗎？

2012年，友人何國琛老師告知在他的住家附近有澤芹，於是遠赴福興鄉探查。福興鄉，就是臺大標本館高木村技正多次前往採集的地點，多年後的今天，為了找這植物，我也循著前輩的腳步來到這地方。它，就長在一塊很尋常的荒廢水田上，植株不算多，但看得出來，這一私有地隨時都有可能因故被剷除或再開墾。時至今日，央請何老師前往觀察，發現僅存的二塊棲地中，有一塊地



澤芹，以往分布於臺中清水、大里、大安一帶及彰化鹿港低海拔水田地，然目前僅餘個位數之生育地。

似乎有將被開墾之虞，也就是說，這二塊目前我們確知有紀錄的野外族群，將消失一塊。雖然，在中彰的海線地帶，也許還有一些殘存的小族群，但我們也可以預判在臺灣西部地貌快速變遷變的今日，這些棲地終究也會像這塊地一樣，默然消失！

澤芹，我在植物園的苗圃引種了八年，它蓊蓊鬱鬱地繁生，在這裏你一定想不到它是名列紅皮書的稀有植物。它本身即是很容易拓殖的植物，可以想像昔日中彰低海拔地區它繁茂的樣子，甚至可以大量割取飼養家畜，如今竟如此稀落。在臺灣低海拔，植物的消失速度，遠遠地超過你的想像！

第四堂課：冠果草——一田一種，一里山一方舟

臺灣冠果草 *Sagittaria guayanensis* ssp. *lappula*

一般人都會以為臺灣的稀有植物都生長在中高海拔的深山中，其實在臺灣的低海拔中仍存有許多的珍稀物種，它們曾經都是臺灣低海拔中可見的植物，但百年來，臺灣西部低海拔地貌變遷，抑或水田耕作方式的改變，讓它們的棲地或株數變成只剩個位數，甚至很有可能在這塊土地上就此消失。薔薇科委陵菜 (*Potentilla chinensis*)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，它的採集紀錄全是日治時期的標本。近來，未聞有人在臺灣看過它，這曾經出現於新竹、苗栗、臺東及花蓮的委陵菜，早已在臺灣野外絕滅！那下個會在野外絕滅的可能就是冠果草。

查了一下臺大及林試所標本館的冠果草標本，才發現，除了一份2000年關西的標本外，其他七份標本都是日治時代的標本



冠果草，目前確知的野外生育地僅餘關西的禾田中。

(1907~1936年)，標本採集地為桃園、臺中大甲、雲林虎尾、嘉義舊監獄、后大埔、關西等地。

不知道為何，日治以後冠果草的採集變得如此少，也許，上述的地點都是西部開發較頻繁的地方，它們的棲地被消失了；也許，現代的禾田，除草劑的施用更加頻繁了，冠果草來不及開花就被除草劑毀了。如今，關心冠果草的人都知道，要見它一面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野生冠果草一直都是屬於高不可攀的傳奇性物種，而且隱約也知道只剩關西的稻田才有它的族群。在可耕地的退縮以及集約農業的影響下，都讓這種高度依賴水稻田為生的水生植物備感壓力！

冠果草的生長季，適逢二期稻作插秧之後，此時雜草繁生，慣行農法開始施藥，加上集約的農業管理，水生植物能活下來，真的都需要相當的運氣。那一天，我們到了冠果草的稻田棲地，一伙人興奮地找尋冠果草，才不到二星期，智翔當初發現的20餘株都直接被拔除，或在追加施藥下，泛黃癱軟在農地裡。找了許久，才於另外隔壁禾田裏

找到另一株小苗，一位農夫過來關心攀談，才知道，這塊田大約一星期內也會施藥，還勸我們將它移回保育，否則屆時它也會被消失。我瞬間明白，原來每一株能活下來的冠果草，都是奇蹟！

雖然有人可能認為既然亞洲各國有冠果草的分布，臺灣似乎不需特別在意它是否會消失，但臺灣是一個島，有一定的生殖隔離及地理隔離，很有可能在臺灣已分化成不同的基因型，亦即它是「臺灣的冠果草」，或「臺灣的族群」，代表不同的冠果草支系。也因此，每一區域的物種消失，就代表其中一些特殊的基因型或族群也可能隨之消失了，從地球公民的角度來看，避免任何一種原生的植物在這塊土地上消失，是臺灣人們必須擔負的責任；而從生態系維護的角度來看，任一物種都在其中扮演一定的關聯性角色，任一物種的消失，都會連動影響其他物種的生存或生活。避免任一種生物的消失，才能確保該區域生態系的穩定性。

臺灣冠果草，長在關西的里山，讓我想起了竹子湖海芋田裏生長著易危等級的狼把草；通宵烏眉坑禾田中存有接近受脅等級的瓜皮草；臺東東河的溝渠中長著稀有的五蕊石薯。其實，臺灣的每處淺山都蘊藏了許多稀有的動植物，保護好各地村落的各自田川，自然就會保下一些珍稀植物。一田一種，一里山一方舟，就是里山倡議中人與生態永續共生共容的精旨。☸